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唐鑑卷之五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
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
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
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

百家為黨於鄉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

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

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齊詩肆成

有造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敘言大夫士皆

有德小子皆賢才不可勝用勝平由此道也後世

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上而為

合於京師如烏鴉學者眾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

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唐儒學傳太宗

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其人才之
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

孟滕

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邇者

以爲先

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如不復三代之制臣

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
陛下初卽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
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

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

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欲遠

不能以義制心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

齊音咨衰音催

嫡子婦服其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
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
之爲愈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奏加
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
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
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

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

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

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

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

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厥臣政乃父

安厥位
惟危

孔子曰爲君難

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

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

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

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

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

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

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

姑且也

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

則君愈勞而臣愈惰

怠也

此治功所以不成也

此言人君

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

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眄眄然防其

欺蔽之不暇

眄眄目相視孟子使民盼盼然眄與盼同

則是左右前後

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使去聲麗平聲

八月

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

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

遺去聲

吾雅好山川

好去聲

此有

勝處

去聲

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

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

遊女與高麗錯居

錯雜也

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

德給之曰

給徒海切

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

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

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

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

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

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

使聲教所及

書大禹謨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

無思不服

文王有聲

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

遺去聲覘癡廉切說文視也

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

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

夷之所相望而爲謀於外國

謀間也音牒

失使之職豈

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
持盈守成矣見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
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
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
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
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
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

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

董仲舒策

求賢以自輔

聽諫以自防

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所以爲

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

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

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

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

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眾皆覩

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離婁下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

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

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

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絕

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